



将醒

JIANG XING

君约 [作品]

// 年度高口碑零差评暖爱之作 //

当纯粹的人遇上赤子之心，是命运，亦是救赎



我遇见你
于泥淖入清泉
尘土涤净
大梦将醒

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将 醒

JIANG XING

君约 [作品]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将醒 / 君约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7. 2
ISBN 978-7-5552-4824-8

I. ①将… II. ①君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6744号

书 名 将醒

著 者 君 约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责任校对: 王苏苏

特约编辑: 秋 山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0

字 数 21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824-8

定 价 3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青春文学

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 一 章 初见 \ 1
- 第 二 章 重逢 \ 33
- 第 三 章 情愫 \ 64
- 第 四 章 相伴 \ 96
- 第 五 章 波折 \ 129
- 第 六 章 家人 \ 159
- 第 七 章 险祸 \ 189
- 第 八 章 旧爱 \ 219
- 第 九 章 羁绊 \ 250
- 第 十 章 守候 \ 284
- 番 外 \ 309





第一章 初见

姜醒在候车大厅睡了一觉，醒来时快凌晨三点了。

车站广播正提醒旅客检票。姜醒拎起背包挎到胳膊上，从口袋里摸出票过检票口去往8站台。

正值学生返校季，硬座车厢拥挤不堪，过道上全是坐小板凳的人，姜醒跟在一位彪形大叔身后一路挤到座位。安顿好后摸了把脸，一手汗。

她的座位靠过道，同座是个中年男人，对面是一对夫妻，四五十岁模样，都在睡觉。

姜醒没多注意旁人，只低头翻手机。没看到新信息，显然沈泊安还没回复她。

姜醒也说不上失望，很快合上手机揣回口袋，趴在桌上睡下。

列车启动后车厢渐渐安静，这个点是平常人能睡死的时间，车上的人以各种不适的睡姿进入梦乡，鼾声四起。

因工作缘故，姜醒早已习惯各种环境，而且她也并不是第一次坐硬座，因此很快就进入浅眠。

列车上的时间走得尤其慢。

姜醒从睡梦中醒来，窗外仍旧混沌。对面的夫妻也醒了，正小声说话，看到姜醒已经醒来，朝她瞥了几眼。

姜醒揉揉脸，活动下手臂，仍觉得哪里不舒服，低头一看，同座男人不知什么时候挪近了，大腿大大咧咧地贴着她的。

她皱着眉挪开，那男人耷拉着半秃的脑袋，眼睛闭着，仿佛无知无

觉。姜醒盯着他的脸看了两秒，觉得可能是警惕过头了。

心落下来，但也睡不着了，看了下手机，四点半刚过。

对面夫妻没再说话，丈夫起身从行李架上拿下背包，打开后拿出一袋香瓜子递给妻子。

旅途漫长，嗑瓜子似乎是不错的消遣方式。

姜醒不吃瓜子，在这一点上她有点强迫症，受不了牙齿嗑瓜子的声音。这次却意外地觉得没那么难受，仔细听，居然还有些清脆。

时间就在这声音中慢慢过去，十几分钟后，列车停了，广播里在报站。

停车只有几分钟，这一站下去的人不多，上来的人也不多，他们这号车厢几乎没进人。车开动时，姜醒透过窗户看了眼站台，冷冷清清。

扭回头的一瞬间觉察到不对劲——大腿被人摸了一下。姜醒确定这次不是反应过度，因为同座那秃顶男人不知什么时候睁开了眼，正看着她，目光带着试探，也有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。姜醒身体绷得很紧，但依旧镇定，压着火气说：“先生，请你往里坐一点。”

“哦，你说往哪儿坐？”男人若无其事地问。这么说着，人跟着挤过来，紧挨着姜醒，手掐了一下她的腰。

姜醒猛地推了他一把，站起来：“你再这样，我去叫乘警。”

她这么一站，周围没睡着的人都注意到了，对面的夫妻也停止了嗑瓜子，看看姜醒，又看看秃顶男，丈夫皱了皱眉，想说什么，被妻子拉了一把，又闭紧了嘴。

这时秃顶男人呵呵地笑了，说：“我好像没干什么吧。”说完对周围人摊摊手，做无奈状：“现在的小姑娘哟，太自恋了。座位就这么大，睡着了没留意碰了下，脾气就这么大了。”

旁边人目光各异地看着姜醒，有人说：“姑娘你坐下吧，别人还在睡呢。”

姜醒脸涨得通红，死盯着男人的秃顶。

她不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。有些胆小的，训斥一下就不敢了，但也有胆大的，她报过警，有的处理了，有的没法处理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对方够无耻，群众眼睛却不够雪亮，最后都是扯皮几句就不了了之了，叫警察也没用，没证据。这世界有时就这么不讲理。

姜醒一语不发，秃顶男人却又笑了：“好了好了，我也不跟小丫头计较，你坐下吧。”

旁边人也跟着这么说。

姜醒没理会，站了两秒，伸手去拿行李架上的背包。这时身后一道声音说：“你来这里坐吧。”

姜醒回头，看到一个瘦瘦的男孩。他站在过道里，一手提着书包，一手指着座位，说：“我们换个位子。”他的座位也靠过道，里边坐着一对母女。

姜醒看了一会儿，说了声“谢谢”。男孩没说话，往边上让了两步，示意姜醒过去坐下。

两人换好座位后，姜醒听到秃顶男人阴阳怪气地哼了一声。她朝那边看了一眼，男孩已经坐下了，他的书包平放在腿上，一侧的书包带子大概是断了，系了个结垂在那里。

后面的旅途很平静，火车晚点了，到终点站时快十一点了。

临下车，姜醒再次对男孩道了谢。

这期间一直没收到沈泊安的信息，不知他是在忙还是纯粹不想给她回。姜醒也没有打电话，自己坐车回去了。

沈泊安是第二天回家的。

姜醒正在沙发上睡觉，迷迷糊糊中感觉玄关的灯亮了，睁开眼就看到沈泊安。

姜醒有些愣神，沈泊安也是，他站在鞋柜边没动，领带拉了一半，手就那么定住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轻咳一声，走过去。

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他站在沙发边看着她。

“昨天。”姜醒躺着没动，只是脸朝着他，蓬乱的头发挡了小半张脸。

沈泊安皱了皱眉，说：“怎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我给你发了短信。”姜醒一副刚睡醒的样子，带着鼻音。

沈泊安说：“我没收到。”

“哦，火车上信号不好吧。”

沈泊安微微一怔，迟疑地问：“坐的火车？”

“嗯。”姜醒解释了一句，“没合适的机票。”

“回来了怎么也不打电话？”

“怕你在忙。”姜醒捋了一把头发，露出整张白净的脸庞。

沈泊安看了一会儿，嘴唇动了下，想说什么又没说。

他不再问了，姜醒也没心思主动说话，她指指厨房：“煮了粥，饿了就吃，我要睡了。”

沈泊安说：“去床上睡吧。”

“不用。”姜醒拉起薄毯盖住脸。

沈泊安却突然弯腰掀掉毯子，伸手将她抱起。姜醒也不挣扎，任他抱到卧室。沈泊安将她放到床上，打开冷气，又给她盖上薄被。姜醒始终闭着眼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沈泊安在床边坐下，看了她一会儿就出去了。

姜醒不知道沈泊安这天晚上什么时候睡的，也不清楚他有没有到床上睡，她醒来时家里已经没人了。冰箱上有张便笺，沈泊安说晚上回来带她出去吃饭。

傍晚果然接到了电话，沈泊安在楼下等她。姜醒换了件裙子下楼了。沈泊安靠在车门边，看她拿着手包从单元门里出来，下台阶时裙摆飘得像黑色花朵。

沈泊安拉开车门，姜醒笑了一下，指指后面说：“我想在后面睡会儿。”说完自己坐进去了。沈泊安站在外边看了她两秒，没说话，绕到另一边坐进驾驶位。

一路沉默。

沈泊安开车，姜醒闭着眼，很困的样子，也不问他要去哪里吃，吃什么。

沈泊安似乎早就打算好了，一路将车开到一家日料店门口，进了包厢，姜醒才知道原来不是他们两个吃饭。包厢里已经有三个人，除了一个陌生女孩，其他两人她都认识，宋宇和陆从恩，都是沈泊安的同学，也是律所的合伙人。

看他们进来，宋宇率先喊了声：“噢，小姜醒回来啦？”

“嗯。”姜醒对他笑了下，和沈泊安一同走过去落座。

这时陆从恩给他们介绍：“这是我女朋友苏楠。”接着又对苏楠介绍：“他是我兄弟沈泊安，这是他太太姜醒。”

互相问好，总算可以吃饭了。

姜醒说话不多，大多时候都在低头吃东西，这几人中宋宇最健谈，从饭局开始就一直在侃侃而谈，最后话题说得差不多了，就问到姜醒头上——

“对了，小姜醒，你这次又跑了很久哇，都去了哪里？”

姜醒正在吃墨鱼丸子，被他一点名，哽了一下，缓缓才答道：“没去几个地方，在广西待了很久。”

“广西？”宋宇说，“广西好吃的多啊，不过你怎么好像瘦了，吃不惯那边风味吧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宋宇摇摇头，突然啧了一声说：“小姜醒，你这个工作太累了，一个小丫头这样东奔西跑日晒雨淋的也不是办法，你自己不在意，老沈也要心疼的啊，是不是啊，老沈？”

沈泊安面色淡淡的，瞥了眼姜醒，说：“她喜欢做这个。”

姜醒捏着筷子没应声，这时又听见宋宇说：“那再跑两年也得歇了吧，你俩到底准备啥时候造人啊，我还等着抱干儿子呢。”

沈泊安和姜醒都没接话，倒是陆从恩揶揄了一句：“你管得真宽，自个儿还是光棍呢，要抱儿子自己生啊。”

被这么一堵，宋宇打着哈哈混过这茬。

饭后各自回家，路上沈泊安咳嗽了几声，姜醒提议顺路去买点感冒药，沈泊安说不用。

车开到小区门口，姜醒看见前面站着一个人。沈泊安也看到了，他把车停下了。姜醒瞥了两眼，认出了那人——江沁宁，沈泊安的学生。

“我过去一下。”沈泊安说完下了车，大步走过去。姜醒看着他的背影，有片刻的失神，之后她打开车门，也下了车。

江沁宁正要喊沈泊安，远远看到姜醒也过来了，愣了一下才喊道：“沈老师。”目光却绕过沈泊安望向姜醒：“咦，师母回来了吗？”

姜醒走了过来，江沁宁正正经经喊了声：“师母。”她明明比姜醒还大一点，却要喊姜醒师母，这多少有点怪异。但姜醒好像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，很随意地对她点点头。

江沁宁把手里的袋子递给沈泊安，说了两句话：“今天开会大家看沈

老师咳嗽有点担心，托我买点药过来。我不知道师母回来了，打扰了。”她说得从容大方，恰到好处地表示关心和抱歉，听起来十分妥帖，却禁不得细品。

沈泊安没有犹豫地接过药，道谢后问她：“你怎么过来的？”

“打车来的。”江沁宁轻声答了一句，说完微低头，“哦，我该走了。”

沈泊安想说什么，姜醒突然说：“泊安，你送送啊，这么晚不安全吧。”

江沁宁忙说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。”

沈泊安却对姜醒说：“那你自己先上去。”

“嗯。”

车从面前开走，姜醒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进了小区。

姜醒没有等沈泊安回来，洗了澡就上床躺着了。她一向嗜睡，这会儿却很难入眠，酝酿了近一个小时仍毫无睡意，正烦躁，沈泊安回来了。

外面动静不大，但能听到他进了卫生间。十几分钟后，房门开了，沈泊安没有开灯，用手机的屏幕光照着路走到床边。

姜醒感觉到他在她身边躺下了。姜醒的身体忽然绷紧。不是紧张，而是不自在，不适应。意识到这一点比这种感觉本身更令人难受。

还好沈泊安也没有再靠近，他们各踞一方位置，彼此相安无事。

这晚，姜醒很晚才迷迷糊糊睡过去，醒来日头大好，身边人已经走了。

姜醒没换衣服，走到阳台吸了几口气。就在这一秒，她突然想，如果……如果沈泊安开口，那么就……想到一半心头烦闷，大夏天的竟有点发抖。

下午姜醒接到一个电话。打电话的是她姐姐姜梦，她们平时联系不多，所以突然打电话来肯定不是因为小事。

果然，那头说了没两句，姜醒就变了脸色。她挂掉电话急匆匆收拾行李赶往机场，上了飞机才想起没有通知沈泊安。

两个小时后，到了江城，姜醒下了飞机，打车去了医院。她姐姐姜梦就在住院部大门口等着。两人会合后，姜醒急着往病房跑，却被拉住。

姜梦说：“先别去。”

“我得去看看。”姜醒慌里慌张，被汗浸湿的脸异常苍白。

“姜姜，你听我说，”姜梦皱着眉，看向她的目光带了点说不出的为难，“我怕爸情绪不好，情况更糟糕。”

姜醒看着她。姜梦有些担忧地说：“我刚刚试探地提了一下，说让你回来看看，爸突然就发了脾气，妈削好的苹果他直接砸地上了，说要叫你回来得等他死了。”

姜醒突然僵在那里，最后一缕阳光也已退下，天边似乎一瞬间暗了。

姜醒默默站了很久，姜梦松开她的手，她仍一动不动，最后慢慢低下了头。

晚上有护工在医院照料，姜梦便先送母亲回家。她们出来时经过医院的花坛，那里有两棵小松树。等她们走远了，姜醒从松树后面走出来。

一个小时后，姜梦打来电话，姜醒去她说的路口等她。没多久，姜梦开着车来了。

姜醒被带回了姐姐的公寓。

“填填肚子。”姜梦煮了一碗面。

姜醒没胃口，随便扒拉几口就不再吃了。姜梦劝了两句，见她一副失神的样子，只得叹口气把碗筷撤了。

“姜姜，你不要怪爸。”姜梦突然说。

姜醒摇摇头。姜梦看了看她：“爸那个脾气，也不怪他气到现在，当年的事，你确实做得过分，其实这事哪有多严重，是你们自己弄巧成拙了。”

她顿了下，又说：“你年纪小，性子又执拗，我原先还想沈泊安那个人稳重，比你大点也能管住你，现在想想，他脑筋也不清楚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又摆摆手：“唉，说这个没用。”

姜梦站了起来，末了补上一句：“明天早点起来，趁爸还没醒，也许能过去看一眼。”

但姜醒不想只看一眼。她戴着口罩在医院徘徊一整天，假装若无其事地走过病房门口。走得太频繁，连护工都注意到了，问她是不是来探视。她摇头否认，也不敢再待。

从前天真幼稚，总相信多熬熬父母总会妥协，毕竟是亲生的，不会一辈子都不认了。直到这一刻才突然没了把握，惊觉自己大约做得太过分，

让他们伤了心，裂隙过深，连血缘亲情也没法弥补。那些年，她眼里心里都是沈泊安，从没有回头想想这个。明明早熟，却不懂事，一点心思全顾着那份感情了。

十三岁见到沈泊安，十五岁偷偷和他在一起，被家里打了几次也不肯跟他分，十七岁瞒着家人更改志愿，为了去读他任教的学校，从南方跑去北方，二十岁毕业，那年暑假又为沈泊安的事跟家里赌气，好像怎么也没法说服父母接受这份感情，激愤又恼怒，一气之下拍了婚纱照，请柬发遍亲朋好友，就这么把酒席办了，指望先将一军。谁料，这一闹，跟家里的关系算是彻底破裂了。

这一路走来，姜醒向来认为自己无畏无惧，也不承认有大错，反而责怪他们老古板、专制霸道、逼人太甚。到今天，才陡然恍惚起来，有些想不清楚了。

姜醒在出租车上接到了沈泊安的电话。昨天给他发过一条短信，没说回家，只说临时有点事处理，沈泊安以为是工作上的事，姜醒也没有过多解释。

沈泊安打电话是问她什么时候回去，因为他下午五点要去邻市参加一个研讨会。

姜醒这才意识到她身上没家里钥匙，昨天走得太匆忙，好像把钥匙落在了鞋柜上。难怪沈泊安会突然打电话告知行程，他一定是看到她没带钥匙。

懊丧时，沈泊安已经在那边催促了：“确定好了？我去机场接你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姜醒说，“你忙你的，我应该能赶回来，我自己过去拿。”

那边应了声“好”，没等她说再见就挂了。姜醒握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呆。

她买了最近的机票，出机场时才四点半，外面的天灰蒙蒙的，刚坐上出租车雨就落下来了。同一时间，手机进来一条短信，是沈泊安的。行程有了改变，他要提前走，找了学生给她送钥匙。姜醒看完后回道：知道了。

出租车一直把姜醒送进学校，法学院的办公室在T大校园最里面的办

公楼，姜醒以前来过几次，给司机指个路不成问题。

暑假还没结束，学校里人不多，路上挺空荡的，虽然下雨，车还是开得很顺畅，不一会儿就到了。

沈泊安的办公室在五层最东边，门是锁着的。姜醒站在走廊里等。

过了大约一刻钟的样子，终于跑来两个男生，他们都戴着蓝色帽子，一个穿灰色衬衫，一个穿黑色T恤，一人抱着一个大纸箱，纸箱边缘被雨淋出一点湿印。

跑在前面的灰衣男生喊道：“哎，那是师母吗，师母已经到了！”

说完加快脚步，几步跑到姜醒跟前，等看清了姜醒的样子似乎有点惊讶，愣了愣才赶忙道歉：“师母，我叫孙程，沈老师让我送钥匙的，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”

姜醒看清他戴的帽子上印的字母，那是沈泊安负责的一个学术会议的缩写，姜醒并不陌生，她三年前也曾做过会议志愿者，帮忙接待外国学者。那几天忙得喝不上一口水，沈泊安很心疼，只让她做了两天就把她送回去了。

姜醒没让思绪跑远，看了一眼就接上话：“没关系，我也刚来。”

孙程放下纸箱，抹一把汗，说：“那师母你稍微等等，我先开下门把这些材料放进去。”

“好。”

孙程很快打开了门，回过身招呼同伴：“陈恕，你快点。”说着抱起纸箱进了办公室，被他催促的男孩这时也到了门口。

姜醒随意瞥了一眼，后面男生抱的箱子明显更大更满，里头全是书。她视线动了动，刚朝那男生侧脸望了一眼，他就进去了。

这一眼让姜醒觉得有点古怪。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。

她想走近再看一眼，孙程出来了。他拔了钥匙递给姜醒：“师母，给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这时孙程看了看她，问：“师母，你没带伞吗？外面雨很大啊。”

姜醒转头望望走廊尽头的窗户，外面果然还是蒙蒙一片。

孙程猜到她大概真没带伞，便说：“师母，我送你下去吧，我们有把伞在二楼档案室那边，我去拿给你。”

“你们不用吗？”姜醒问。

“不用不用，我们就住在学校里，待会儿整理完材料估计雨就停了，而且我们也能打电话叫室友来接我们，没事。”

孙程说完扭头冲办公室里说：“陈恕，你先整理着，我送师母下楼，你那把伞就先借给师母用了啊？”

里头人应了一声。

孙程对姜醒笑笑：“师母，我们走吧！”

姜醒只好道谢。

雨的确很大。但姜醒手里的伞也很大。一柄普通的大黑伞，从头罩着，隔绝了天光，也隔绝了雨水。她知道这把伞的主人不是孙程，是那个叫陈恕的男生。她想，得记着这名字，回头叫沈泊安把伞还给人家。

可是不知为何，姜醒念了一遍这名字，又回想起帽檐下的那张侧脸。她忽然记起来了：她的确见过他，就在那趟糟糕的火车上。

这场雨一直下到深夜。

拿回来的那柄大伞被姜醒放在阳台，这一整天只要下楼她都用这把伞，很大很安全，雨水钻不进来，她原来用的短柄小花伞完全比不上。

第二天早上，雨停了，天光大亮，有一丝风。

姜醒心情莫名好了不少，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，之后还耐心地把所有的盆栽花草搬到阳台，让它们晒了一会儿太阳，中午又搬回来。

冰箱里剩了一些蔬菜，虽然只有她一个人在家，但她还是认真地炒了两个菜，煮了新鲜的米饭。吃完午饭，她把房间的床单被套拿下来丢进洗衣机里洗了一遍。

下午收拾书房，整理书籍。书柜里分两块，左边是沈泊安的，右边是她的，沈泊安那边大多是法律类的专业书籍和一些名著，而她的书很杂，小说、散文、杂志都有，最多的是旅游杂志。

做完这些，姜醒去了趟杂志社，交点材料，再顺便报个账。她做旅游记者有两年了，当初是大学室友介绍她到这家杂志社的，合作很愉快，到期交稿，时间自由，没有太多烦心事。

姜醒在杂志社待了没多久就离开了。外头阳光很好，但正午的温度很吓人，没人敢在外面跑。她找了个咖啡馆坐到下午，感觉太阳没那么大了

才出去。

过天桥时，包里手机响了。姜醒停下来，倚在天桥栏杆边接电话。

风从耳边刮过，那头沈泊安的声音一如既往地低沉：“在家？”

“不在。”姜醒转了个身，背靠着栏杆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在外面。”姜醒眼睛盯着对面栏杆边卖贴膜的小哥，低声说，“你呢，你在哪儿？”

沈泊安说：“我刚回来，在律所，晚上要过去学校一趟，你说下位置，我来拿钥匙。”

原来是要拿钥匙啊。姜醒转了个视线，望着天桥下面人来车往，慢慢说：“你别来了，我在附近，我到律所找你吧。”这么说完就摁断了电话。

她没有说谎，这里的确离沈泊安的律所不远。她在天桥上吹了会儿风，理了理头发就下去了。

打车过去十分钟都用不了。

律所的前台小妹已经换了两遭，姜醒这一年没来过，现在站在那里是一副生面孔，她不认识。看到姜醒进来，小姑娘换上招牌式微笑，问她需要什么帮助，有没有预约。

姜醒没有回答，她站在那里，有些失神。

这时身后有人诧异地叫她：“小姜醒？”

姜醒回过头，宋宇的身影映入眼帘。他拿着公文包，西装笔挺。姜醒看着他就想起沈泊安。沈泊安也穿黑西装，也拿公文包，他学习、工作的时候专注而严肃，有深沉的魅力。那种魅力曾令她心折。

“怎么了，小姜醒？”

宋宇走近了，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。

姜醒猛然回神：“啊？”

“你想什么呢？”宋宇仔细看了看她，“怎么失魂落魄的，来找老沈啊？”

姜醒点点头。

“那走啊，跟我一道上去。”

姜醒便随宋宇一道去了沈泊安的办公室。经过集体办公区时，看到一

个熟悉的身影。她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毕竟前几天才见过一面。她没有再往那边看，目不斜视地跟在宋宇身后走到走廊尽头，走进了沈泊安的办公室。

“老沈，你老婆来啦。”

沈泊安正埋头写着什么。宋宇的声音让他的手一顿，他抬起头，看到姜醒站在门边。

两人目光突然对上，都微微一怔，在这一瞬间，彼此同时生出奇怪的陌生感。

这感觉揪着姜醒的心。她先低下了头，躲开他的视线。

这时宋宇出去了，办公室里只剩他们两个。姜醒突然后悔来了这里。

沈泊安放下笔，起身朝她走来。

视线里多了一双锃亮的皮鞋，姜醒抬起头，沈泊安已经到了跟前。他比她高不少，姜醒下意识地仰起脸看他。沈泊安的脸没有太大变化，虽然他已经三十三岁了，跟二十三岁那年比，他的性子变了不少，但容貌真没怎么变，鼻子挺，眼睛黑，唇形好看。如果真要说有什么变化，那就是他比以前更成熟了。似乎，也更好看了。

沈泊安长得挺帅，姜醒早就知道，否则她那么小的时候怎么会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。她觉得自己大概是个挺肤浅的人。当年对沈泊安的最初好感，应该就是从他这张脸开始的。

这样看着，心里像遇上回南天，犯了潮。

最近这一年，她从没在沈泊安面前红过眼睛，在他怀里哭这种事更是再也没做过。她在他面前，越来越懂事，也越来越沉默。

沈泊安好像没注意到姜醒这些情绪，他张口问：“钥匙带了？”

姜醒顿了一顿，低头打开包，掏出一串钥匙递给他。

沈泊安接过钥匙，姜醒忽然叫他：“泊安。”

沈泊安微微一顿，漆黑的眉动了动：“怎么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下班？”

“还要晚点。”

姜醒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晚上一起吃饭吗？”

沈泊安又是一顿，似乎有点意外，看了她一会儿才说：“前两天那个会议很成功，晚上学生组织了一个小聚会庆祝。”

姜醒听完了说：“哦，有饭局？”

沈泊安点头：“对。”

姜醒也跟着点点头，默了默，忽然说：“那我能跟着吃一顿吗？”

这下沈泊安更意外了。

姜醒望着他，又问：“泊安，你能带我吃饭吗？”

“好。”沈泊安终于回答她。

姜醒微低头，嘴角扬起，若有若无地笑了笑。

五点半，沈泊安做好了手头的工作，对坐在角落的姜醒说：“好了，可以走了。”

姜醒拿着包站起身。

这时有人敲门，沈泊安说：“请进。”

门开了，穿着整洁套裙的江沁宁走进来。她一眼看到站在小沙发边的姜醒，脸僵了僵，隔了一秒才反应过来。

“师母好。”她微低头，神色不自然。

姜醒嗯了一声。

江沁宁抬头看向沈泊安，略有犹疑：“沈老师？”

“好了？”沈泊安问。

“好了。”江沁宁说，“小廖说他们已经从学校出发了。”

“嗯，我们现在走。”沈泊安转头看姜醒，“走吧。”

姜醒明白了，这一趟不是只有他们两个，江沁宁跟他们一道去。不过这说起来似乎也没什么不妥，本来就在这边实习，搭老师一趟顺风车去参加聚会而已，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。

路上三人都没怎么说话，江沁宁原本还尝试跟姜醒说话，但见她似乎很累的样子，也就作罢。

吃饭的地方在T大附近，开车从律所这边过去要二十分钟，再加上上下班高峰期，到了地方已经六点多。其他人早就到了，包厢里坐了六七个人，姜醒认出两张熟面孔，孙程和陈恕。

孙程嘴巴快，喊完“沈老师”跟着喊了声“师母”，其他人就知道了，虽然挺意外，但都礼貌热情地问好。

这些人中有几个研究生，有几个本科生，都跟着沈泊安做过事，但只